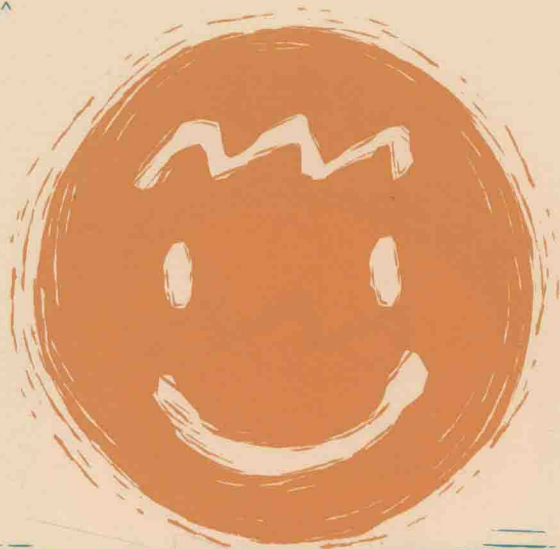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从长辈身上学到了这项技能：
将悲惨的事情当笑话轻松地讲出来，
把听的人架在火上烤。
你要是笑，就成了我的共犯：-)
你要是哭，我便笑你^_^

囧叔[®]
豆瓣“囧叔”
文学随笔集



我讲个笑话，

你可别哭啊

我情个笑话！



你情个笑话！



1. 笑话大王
2. 笑话大王
3. 笑话大王
4. 笑话大王
5. 笑话大王
6. 笑话大王



八叔^著

我讲个笑话，
你可别哭啊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讲个笑话, 你可别哭啊 / 囧叔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3
ISBN 978-7-5411-5011-1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囧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41822 号

WO JIANG GE XIAOHUA NI KE BIE KU A

我讲个笑话, 你可别哭啊

囧叔 著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责任编辑 周 轶
特约监制 张微微
选题策划 张微微
特约编辑 灵漠风
装帧设计 唐 旭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6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011-1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再版序：保持愤怒

《我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》第一次出版的时候，我是个完全不懂得愤怒为何物的年轻人。我有个朋友曾经说过：“囧叔，你把所有摇滚的事情都做过了，可你却一点儿都不摇滚。”有关“所有摇滚的事情”都包括哪些，我无法确知，但其中有一件应该就是保持愤怒，因为我这个朋友就总是很愤怒，却不知道冲谁。他就是一个摇滚青年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表情里透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凄惨。我爸都没对我露出过这种表情。

后来我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学会了愤怒。起初有读者对我说：“你身为一个作家，不应该欺骗读者，这根本不是一本笑话书，孩子一点儿都不喜欢。”我听了后就很愤怒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这是一本笑话书了？时至今日，竟然还有人想看笑话书！但是这种愤怒维持不了多久。类似的差评还有很多，比方说，“书还没有读完，就掉到床底下了，差评”“送

我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 >>>

2

给女朋友看，她说不好笑，差评”，等等。印象最深刻的一个，我在很多场合讲过，它真正让我愤怒了一阵子，是这么说的：“没有触及读者的灵魂，差评。”这位评论者，我没有搭理他，他十分不甘心，居然跑到我的微博里来，对我说：“我觉得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，不要再写这么肤浅的东西了。”其实他说的还有很多，大概有一百字，我背不下来。这可能说明我还不是真的愤怒。

有关这本书的事情中，真的让我愤怒的事发生在2016年，也就是我写下这篇再版序的前一年。这一年有一部电影上映了，这部电影用某种巧妙的形式使用了我书里的一句话。严格来说，这句话就是这本书的标题，也就是它的灵魂、它的罪恶、它的欲望之光、它的生命之火，它代表着这本书的一切。而我跟这部电影以及拍这部电影的那帮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正因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他们也没想过要跟我打个招呼，这句话就反复出现在海报、广告、宣传标语上。关于这件事，我想说的是：我是个文人，不是职业打官司的，但不代表我不愤怒。愤怒很不好，会产生癌细胞，假使我将来得了癌症，我又没法证明是因为他们得的，这就叫气死人不偿命。

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台湾编剧名家。这位老师在批改我的剧本时很愤怒地说：“囧叔，你的剧本里有导演、有制片，甚至还能看到演员的影子，但唯独没有你。”我问这位老师：“怎么没有我？剧本是我写的，每个字都是我啊！”老师说：“不对，你没有愤怒，也没有焦虑，反正

你的愤怒和焦虑都没表现在剧本里。愤怒和焦虑有巨大的力量，它们能指导创作，引领思考，形成澎湃的表达欲，孵化出一个不讲给别人听就难受的故事，而这种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。所以，要想写好故事，就得保持愤怒和焦虑。一个人活这么大，总有一件事是他最焦虑、最愤怒的，是他与某人、某事对抗了几十年的。不可能没有，如果没有，只是他没有意识到罢了。”我听了这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那些玩摇滚的青年比我明白多了，即使没明白，他们都以愤怒的姿态假装明白了很多年，厉害了！

从那以后，我就觉得我的愤怒很值钱了。我把愤怒转化为表达欲，孵化出来一个不讲给别人听就难受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就是这次再版添加的一篇文章《邱驴打官司》。这篇文章成稿与本书初稿相隔三年之久，这三年我身上发生了很多改变，比方说学会了愤怒，所以我的文字风格也有了一些变化，不过我相信不难接受，毕竟还是用中文写的。能读完一本书的序的人，没有不能读完的文字。我必须向你们致敬。

除此之外，出版方也帮助我纠正了一些错误，填补了一些注释，消除了一些因为我的任性造成的阅读障碍。我想这应该是一本好看的书。时间久远，我忘了在原版序中是否提到过，“我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”这个标题原本是打算收入书中的一篇短文的标题，但这篇短文的内容过于凄惨，与全书格调不符，就删掉了，只保留了这个标题。那篇文章是讲我母亲的，所谓凄惨，是她回忆起一些我姥姥的事情，但由于

我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 >>>

4

年代久远，那些凄惨已经被时间冲淡了。她是当笑话讲给我听的，这让我很生气，于是就有了封面上的那些话。某种意义上，我母亲是这个标题的缔造者，这也是当它被盗用时我愤怒的原因。所以，这次再版的书送给我的母亲。

2017年5月24日于老山

序

本来我觉得序这东西十分多余，谁买来书要看这劳什子呀？反正我自己买书，从没认真看过。除非遇到特别喜欢的作家，并且已不在世，皆因为喜爱的文字存世不多，每一个字都想细细品玩一番。我寻思，既然我的文字像“暴晒过的洋灰地一样粗粝”（网友批评），且我还年轻，估计也不会一时便死，这部分就更多余了。后又一想，以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书里，确实在翻开正文之前可以看到个“前言”，或是“自序”，或是“代序”，内中多是一些作家对写作不易、生计艰难的慨叹，接下来的内容我从来没看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写。想找本书参考，闭目从书架上一抽，视之乃钱公《围城》，并无自序，只有个“重印前记”。所以，我只好瞎写。

我这人读书少，没什么文化。其实我很早就开始读书，但是读的都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大多是全球百大未解之谜一类。上高中时，班上的女生一本接一本地从图书馆抱回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当然还有她们最爱的玛格丽特。这些女生说起玛格丽特，总是拿英语的语调发汉

语的音，十分不伦不类。我有一次翻了翻，觉得味同嚼蜡，不如金庸看着过瘾。我这么说可能会损失很多女性读者，苍天可鉴，这让我非常痛心，但我必须说实话。后来我进入了一个父母不让看什么我就看什么的阶段，在此阶段读了《废都》《白鹿原》，还有《十日谈》的残本，以及一些名目不便于印刷的书。我可能又得损失一些男性读者，因为他们觉得我亵渎文学——无法可想。据说那是一个人格定型的阶段，可能正因为此，我在少年时期就形成了一个老没正经的人格，连我写出来的东西也跟着不正经起来。上学时，语文课总布置一种名曰“周记”的作业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，意思就是把一周的事情记下来，给语文老师批阅。我特别讨厌这个东西，觉得生活被语文老师窥探着，还有一种当奴才上朝听宣的感觉，十分不悦。有一回，一周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（上学、打球、放学、吃饭、做作业、睡觉），我没什么可写，无端恼怒起来，就在周记上写了这么一段：“启禀我主万岁，臣今日走在街市上，见八旗兵丁甚苦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煞是可怜，请我主万岁龙意天裁。”老师看后，批了大大的三个红字：“没正经！”现在想来那可能就是写作的开始，而且我其实打心眼里喜欢那个语文老师。我只是讨厌写周记，也可能是我讨厌写任何作业。

那位语文老师，听说现在已经当了校长。得知这件事以后，我特别想给他寄张卡片，题上“长势喜人”四字，可惜没有他的地址。说笑归说笑，认真想来，我还真是受了他很大影响。有一篇周记，我是从眼

前的纸笔开始联想，一路想到造纸术、东汉与西汉、历史老师、眼镜的挑选与养护等，毫无章法，纯粹应付作业，戏弄老师。没想到老师大加赞赏，批下七个怪字：“弗吉尼亚·伍尔芙！”那时候也没有 Google，我上哪儿解这个“暗语”去？只依稀记得弗吉尼亚是个地名，也可能是人名。因为在《挑战者》里，肖恩·康纳利一脸猥琐地对旁边的姑娘说：“你知道，弗吉尼亚，黑头发女人比金发女人漂亮。”所以我觉得弗吉尼亚·伍尔芙大概是个漂亮女人。问老师，答说“去图书馆就知道了”，原意是要让我不但知道这人是谁，还要借本她的作品来看看。他没料到我有图书馆恐惧症。后来老师自己绷不住了，在语文课上念了我这篇周记，称之为“典型的意识流作品”。这是我听说过的第一个流派，如果不算上武当派的话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威风了，决定加入这个门派，修炼武功。

大学里，我是学法律的，文学鉴赏只是一门选修课，仅十数人，还有人经常逃课，例如我。有一天老师看见我来上课，讶道：“你是谁？”可见我逃课之历史悠久。我递上作业（不交没学分），老师审罢放在一边，先点评其他人的。作业是书评，我这一年没读过书，写什么书评？于是我就评《聊斋志异》。听他一念其他几人的书评，我简直羞得尾巴骨都红了，因为人家评的不是卡夫卡就是塞林格，还有个评显克微支的，当年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不料老师对我那篇评价还挺高，表示：“除了根本不是书评以外，都不错，给你 50 分，去吧。”我问老师

我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 >>>

8

为什么不是书评，老师说：“你上过课吗？你这篇里就第一段跟聊斋有关！后面都是意识流！”此时我才再一次想起这个流派。虽然后来回想，那老师也只是在揶揄我而已。

一来二去，我渐渐受到了很多意识流的影响，读了弗吉尼亚·伍尔芙和普鲁斯特。我这人读书有个毛病，读到好书，不像别人一样思考怎样汲取精华，反而不停地捶胸顿足：“老子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××的小说！”这些“××”虽然都是赞美，但有辱斯文，不说也罢。总之，普鲁斯特身上那么多××的东西，我一点都没学到。我写作时喜欢东拉西扯，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从不会憋住写不出来，最多只会下笔千言离题万里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跟编辑哀告：“大哥大嫂，改个名字吧！”一般也能过关。只不过，当我意识到很多人都拿意识流当跑题的挡箭牌时，我就不这么说了（但我依然这么做）。有一次，我拿这本书中的一篇给一个作家朋友看，问他：“我这算意识流吗？”那篇是跑题最严重的，废话很多，一会儿你就读到了。作家朋友看后撇撇嘴，说道：“你这不叫意识流。依我看，你这叫不入流。”我想这就是所谓的“文人相轻”吧！想到我也终于因为被人相轻而成了文人，不禁飘飘然起来。

现在来说说这本书。顺便一提，“现在该说说某某”这个句式是王小波发明的。真是太高明了。当然，也可以说是他从君特·格拉斯那儿学来的，但他用得更加玄妙。就像说书人说倒笔书，说好了叫倒笔，

说不好叫倒糞，因为总回不到正书上。他说马尔克斯（他译作马奎兹）擅长造句式，造出了“××时期的爱情”这类黄金句式，让他可以套用。受到他的影响——当然也有马尔克斯的影响——我也喜欢用一些黄金句式，只是自己造不出来而已。有些汉字的组合读起来特别上口，让人忍不住想用上一回，全不顾用的时机是否合适，甚至用了以后词不达意、漏洞百出。比如，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就带有这种味道。为了能用一回这个，我把人名都改了。本书有一篇《大江大海一箱啤酒》，着实不伦不类地用了一回，反正我自己舒服了，我就不管你们了。书中的卢大江和卢大海，本来是叫刘文江、刘文海，但是要用原名，我就没法写了。何况原名与真人气质不符，这两人一点也不文，读过便知。

书中一部分稿件是我的存稿。这部分存稿，我给一些朋友看过，为的是让他们“相轻”我一下，好让我体验当文人的快感。果然，我的一位朋友看过之后，满面鄙夷地看着我，就像看着一个卖“工地里挖出的金佛”的那种人。他问我：“你写的这些人都是真的吗？”这个问题太不礼貌了，我怒道：“都是假的！”真实的情况最多只能说是半真半假。前面说了，我这人不说假话，所以其中假的部分也是真有其事，只是艺术地加工了一下，没有凭空编造之理。前些天我受朋友所托写一本灵异小说的书评，读到序章，里面言之凿凿：“我说的这都真事儿！”气得我差点儿报警说有人搞封建迷信传播。大学时我评《聊斋》，开篇选的是其中一篇《宫梦弼》。这篇故事里虽然也有奇异怪象，但一没狐

我讲个笑话，你可别哭啊 >>>

10

二没鬼，一样字字通心，发人深省。蒲松龄先生说“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”，这比“我说的这都真事儿”高明多了。如果我写的东西里出现了本不存在的人，那一定是我心中之人。

这本书写得很快，因为写起来不怎么费脑子：某日，见一人，闻一事，觉得有趣，值得思考，回家就写出来。更有一部分是存稿，这从文字风格上能很明显地看出来，因为我现在当了爹，已经比以前正经多了。我唯一需要动一动脑子的，就是在方言上节制一些，不要满篇跑京片子，不然南方读者要摔书的。我大学的时候在书里看到“困觉”就摔了一次书，当然那时候还不成熟，可以理解。现在我已经不摔书了，也希望各位不要摔我的书。我的书虽然内容不适合捐给慈善学校，但留着垫垫茶杯也是好的。

鉴于内容的关系，本书就不献给我的妻子儿女了。献给父母也不合适，他们要是知道我在青春期其实结交了这么一批人，还不打断我的狗腿。所以，这本书献给那位联系不上的语文老师好了。他姓汤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再版序：保持愤怒 1

序 5

在心中

001 退休

005 刺

008 爷爷的塔吊

015 昂贵的默契

020 炒饼

028 笑的观察

031 一个人吃面

034 格物致知

在路上

043 打苍蝇的上官阿姨

- 048 档案与灭绝师太
055 铁腿马三义
072 神拳花四宝
082 快手刘五洲
099 被替代的雷震子
105 大江大海一箱啤酒

在身边

- 119 兔儿爷
132 讨厌的人 (1)
147 讨厌的人 (2)
157 平庸的平
169 跑得最快的人
181 邱驴打官司

原后记 205

在心中 >>>

/ 退休 /

一个夏天的早上，我妈来电话说：“你爸队里要给他做一个退休相册，让选 25 张照片，你来帮着拷一下吧。”并用炸酱面作为诱饵。我自然欣然咬钩前往。我问我爸：“这个相册是干吗用的？”我爸吐了口烟，说：“大概跟你们那会儿的同学录差不多吧。”

于是我开始挑照片。我爸有云南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四川、西藏等地的旅游照片，我一张一张选下来，挑他最精神的，拷进卡里拿给他看。

“哎？”他把烟蹶死，皱着眉头看着，“怎么都是我啊？”

“你的相册不放你放谁啊？”我往面条上整齐地摆着黄瓜丝。

“我的队友呢？”他问。